

从矿工变成毒枭后,他在16个月里,打通了从老挝经云南到湖南邵东的跨国贩毒线,创下了一次运毒30余公斤的贩毒纪录

# 卧底女警生擒邵东跨国毒王

## B 畸变的暴富路线图

□文/朱春先 陈仕球 金升

7月3日上午11时左右,云南省昆明市西南物流城金城招待所。邵东县公安局副局长朱国伟和他的同事,被一个身影所吸引,来人正是湖南省2010年第一号毒品大案的关键人物羊小平。

信息迅速反馈到邵东县公安局“5·4”专案组指挥部。总指挥、邵东县公安局局长杨修文将事先编好的“开始行动”的指令,传到设在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磨憨、长沙黄花机场、邵东两市镇、城步县、邵阳县的7个战场,多达20人的特大贩毒团伙在同一时刻被一锅端掉。

没有人会想到,这起武装贩毒大案的制造者,一年半前还是娄底某煤矿的下井工人。在短短16个月的时间里,他不仅打通了从老挝经云南到湖南邵东的跨国贩毒路线,还创下了一次运毒30余公斤的贩毒纪录。

从一名普通矿工到一度垄断邵东毒品市场60%份额的大毒枭,任桂喜灰色人生的背后,是一条怪诞的暴富路线图。



被抓获时任桂喜面无表情,摆在他面前的是部分毒资毒品和武器。

在任桂喜42年的人生经历中,“组织能力”的暴发式突现,让他自己都吃了一惊。从一个普通矿工到小赌徒再到毒品批发商,最后跃升为名震一方的邵东“毒王”,他仅用了不到16个月的时间。任桂喜自己也没有想到,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事情做得这么大”。

2009年4月,任桂喜从娄底来到邵东两市镇后,很快就开始混迹于邵东县城的几大赌场。他“先是为老板看场子,后来自己也开始参与赌博。主要活动地点,都是在县城的几家大酒店,如金利华大酒店、白云大酒店、上河大帝等。

“一天赌个三五千,输赢不大,两个月下来,基本持平。”任桂喜说,赌博的资金主要是自己在做矿工时的一些积蓄,没有借外债。“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我发现麻古比较赚钱。当时的零售价大约是80元一颗。基本上所有赢了钱的人,都会消费(麻古),我当时也开始尝试吃,一天三五颗的样子。”

4月底的一天,任桂喜将弟弟任建辉叫到身边,决定由任建辉前往云南边界考察路线,将麻古运进邵东,自己做老大。

“当时我们考虑了三个地方,老挝、缅甸、越南。”任桂喜做了很多比

较后,最后确定从老挝寻找货源。“缅甸毒品交易时间长,卡子多,不利于我们这样的新手。越南线路不多,也不合适。而老挝有我们很多邵东老乡在那里做生意,条件比较好。”

“与老挝接壤的边境小镇叫磨憨,一条长约一公里的小街,连接着两国边界。”曾两度前往磨憨抓捕毒贩的邵东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副中队长孙欧辉告诉记者,隶属于西双版纳的磨憨镇,常住人口约3万人,但本地人只占少数比例,内地人占到六七成以上。来自湖南邵东在这里做小生意的人口,又占有全部外地人口的较大比例。“走在磨憨街上,到处都能听到邵东乡音。”目标地确定以后,任桂喜兄弟俩又找来李乐

军、羊小平两人开始规划贩毒路线,在明确分工后开始付诸实施。

警方调查的情况显示,任建辉主要负责前往老挝境内寻找毒源,李乐军负责在磨憨“过关”,羊小平则负责在昆明办理转托运手续,任桂喜负责在邵东两市镇销货。一条从老挝境内出发,经昆(明)曼(谷)高速的磨憨小镇,再至景洪,沿景昆213国道,至昆明,绕道贵州省至湖南邵东的跨国贩毒路线图,就此确立。

在这条跨国贩毒路线图上,任桂喜贩毒团伙共运货4次,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积聚数百万元的利润。在第四次被抓获时,用全部毒资孤注一掷购买的300余万元毒品被悉数缴获。

## A 从矿工到毒枭的蜕变

“送飞机票的来了。”羊小平从房间出来,边走边打电话,在楼梯口接了机票,付了款,然后走回房间,轻轻地扣上房门。两分钟后,门外传来敲门声,服务员说送开水,但开门后涌进房间的却是几个风尘仆仆的湖南人。羊小平听出来了,这是他的邵东警察老乡。羊小平的命运从这一刻开始,有了新的变化。

远在湖南邵东两市镇的任桂喜此刻不会知道,他精心营造的贩毒王国,从这个时候起,已经迎来彻底覆灭的命运。时间定格在2010年7月3日上午11时。这个今年刚满42岁的前矿工,很享受别人叫他“老大”。他的所有行动,暗合人们见惯的禁毒电影中一些描述“老大”们的镜头。比如,他购买毒品时用于上下线联络的手机卡,一般只用一次,他也同时规定,在昆明收货的马仔羊小平,每收一次货要换一次手机卡。4次大规模跨国贩毒,他没有一次离开过邵东一步,所有可能出现危险的环节,都安排他的马仔执行。

54天后的2010年8月27日上午11时许,记者在邵东县看守所见到任桂喜时,从外表看上去,他神态自若,谈笑风生。

“这一次可能小命都难保了。”只有在说这句话时,来自心底深处的一丝慌乱,才让他的脸色微微变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无论是提到他的父母,还是妻儿,这个昔日的“老大”都没有流露出怯懦的一面。

任桂喜1976年就随父亲到了娄底涟邵矿务局生活,1987年高中毕业后,没有找到固定工作。1992年,他被招工到某煤矿,做了一名井下掘进工人。2009年4月因故离开煤矿后,任桂喜来到了邵东。

在长达17年的矿工生涯中,任桂喜像所有同龄人一样,娶妻生子,奉养父母。尽管收入不高,但全家人靠着任桂喜的工资,也能维持一个当地普通居民之家的正常生活。

就是这次看上去再正常不过的离职,彻底改变了任桂喜的人生轨迹。他的到来,也让邵东地下毒品市场掀起了巨澜。据邵东县公安局局长杨修文介绍,任桂喜所控制的毒品数量一度占到整个邵东毒品市场的60%以上,具有典型的垄断性。“任桂喜落网之前,一颗麻古的价格是40到50元左右,抓了他以后,马上蹿升到100元一颗。”

## C 美丽女警卧底破案

“这个案子,是2010年以来湖南省破获的最大毒品案,当场缴获麻古304706颗、冰毒129.9克、疑似冰毒800克、海洛因120克,缴获运毒轿车3辆、猎枪2把、猎枪子弹30余发、手枪子弹两发,除一人在逃外,其余涉案犯罪嫌疑人20人(除任氏兄弟及李乐军、羊小平外,其余均为相关上下线贩毒和吸毒人员)被抓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杨修文说,对任氏兄弟贩毒集团的成功打击,为邵东肃清地下毒品市场的标志性事件,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

早在今年3月初,就有群众反

映,有一“老大”经常住在和天宾馆、天一宾馆,吸毒者来买毒时,经常是要多少有多少,而且价格便宜。警方侦查后发现,人称“师傅”的“老大”,从不外出,“由此我们判断,他的毒品极有可能有较为直接的进货渠道,幕后应有一个贩毒团伙组织网络做支撑。”

为了摸清这个新出现的贩毒团伙的内部情况,刚入警两年的美丽女警王丽娟和另一女警宁伟飞主动承担卧底任务,乔装宾馆服务员为住在和天宾馆的“师傅”及其同伙“服务”,伺机收集情报。

与此同时,专案组办案民警曾

清元、金升、罗东春等人,在“师傅”的对面也开了两个房间进行秘密监控。警方的人驻,引起了“师傅”的注意,他派人到警方所住的房间里问这问那,还与王丽娟套近乎。籍贯衡阳的王丽娟以地道的衡阳话应答,见是外地人,“师傅”放下了心。

经过几天的观察,警方注意到“师傅”一共开了6个房间,互相串门,但活动十分隐蔽。为了进一步摸清房间内的活动情况,“女服务员”宁伟飞、王丽娟走进“师傅”的房间打扫卫生,“我们每次进去都发现他们的房间有吸食麻古的工具。”王丽娟说,两人同时进到屋里时,由王丽娟打扫卫生作掩护,宁伟飞则趁机拍照锁定证据。后来的进一步侦查表明,人称老大的“师傅”,就是如今感叹“小命都难保”的任桂喜。

## D 漂亮的收网行动

从事禁毒工作10多年的邵东县公安局副局长朱国伟说,这个案子之所以能成功破获,并将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最成功的一点是,警方事先掌握了翔实的证据。“毒贩一般都是心理素质比较强的,如果没有铁的证据,很难让他们认罪。”朱国伟说,在专案组确定侦破方案后,他所带领的一组侦查员乘飞机前往昆明,到达昆明后,又分成两组,分赴西南物流城和中老边界磨憨镇,基本摸清了任、李、羊三人的活动规律。7月2日朱国伟等人发现,任建辉从磨憨

坐飞机到达昆明,住宿在三元宾馆,先期到达昆明的李乐军和在昆明负责接货的羊小平,从西南物流城赶到三元宾馆与其汇合。

侦查人员发现,前一天从邵东发往老挝的一批书包,以质量原因退货为名,从老挝经磨憨发往昆明。这批货物,与李乐军几乎同时抵达昆明。而在此之前,先期到达的另一批货物,已经滞留在西南物流城数天。羊小平就住在西南物流城附近的金城招待所,通过其所住房间的窗户,可以观察到“书包”的动静。

见两批货物已经汇合,收网时机基本成熟,在请示指挥部后,朱国伟等人假装也要向邵东发货,靠近书包成功测到书包内夹带毒品。随

后,又以假装入住为名,前往金城招待所前台开房,试图接近羊小平。随后,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就在羊小平被抓获的同时,先期已侦查到任建辉与李乐军即将搭乘飞机回湖南的另一组侦查员,赶往昆明机场。朱国伟当即向湖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报告,请求立即派人在黄花机场将毒贩抓获。当飞机刚刚在黄花机场降落,走出机舱的任建辉、李乐军二人随即被相关警方抓获。几乎在同一时刻,已经将任桂喜贩毒成员分布情况全部掌控的邵东警方,在杨修文发出“开始行动”的统一指令后,将分布在各地的20余名犯罪嫌疑人抓获。至此,任氏特大贩毒团伙走向终结。